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2801  
48-6





門口 172  
號 2801  
卷 48-6



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玉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活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之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豁然處矣。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已。與其所以然之不可易。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去聲。之宜如何。



困勉錄曰或問程子曰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彼是指物言此是指我之所以處物言總明彼即曉此言總明物之理即曉我所以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為外已為內故又曰合內外之道此合內外與中庸合外內自不同朱子說最明但

而為溫清七性反之節禮記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

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會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我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或問

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

此條物字雖與我字對言然似兼身心在內與格物之物一例我字不必拘着黃氏謂合內外指成物言此句殊混○份按格物合內外之說朱子云自家知得物之理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困勉錄謂才明物之理即曉我所以處物之理正足發明朱子之意朱子又謂於物上窮得一道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窮得二分亦知得二分窮得愈多則知愈廣蓋我曉得所以處物之理則我之知亦自一分二分以至於日以益廣此二說本一申也夫於一事二事上知得物之理亦可謂之物格若於一事二事上曉得所以處之之理而我之知增得一分二分未可便謂之

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斃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附語錄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



知至。故黃氏謂不可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然至於事事曉得所以處之之理。而我之知日以益廣。而造乎其極。則所謂曉此者。是即知至矣。○物是彼我。是此黃氏謂彼與此皆是物非也。  
呂晚村曰。格物之義。或謂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病。此是陽明謬為此說。以非聖賢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為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為狂乎。

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騎去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

又曰。須知有不必格。不足格者。於此見王伯安格竹子之謬。又曰。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觀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狗外為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為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為非也。誠能意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為外。說物為外。襲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即以此歸之矣。又曰。將程子格物九條。反覆看來。只是橫說直說耳。從直處說格法。須更淺而

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况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玉溪盧氏曰。讀書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附錄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條。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



入深從橫處說格法當自近而及遠其言簡易親切全學者灼然有下手處凡緩急次第之方與夫疾徐甘苦之數皆在其中矣又曰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實。

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附纂黃氏洵饒曰誠意即是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却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冷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日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



份按而得益固者矣句語類  
無者字。輯釋誤添入。

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  
玉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也。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也。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纂黃氏洵饒曰即其心收斂。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不容一物者焉之意。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  
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

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所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閒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



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

辨易文言學以聚之間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附纂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引是知

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

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

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

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

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音避是也犯不韙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

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

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句統言之既有是物則

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朱子曰物

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

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在不得處○問人物之

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

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

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

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



份按朱子云。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今玉溪謂渾然在中。無仁義禮智之分。似未能體認朱子之指。

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西山真氏曰。圓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眾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為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為惻隱之主。義為羞惡之主。禮智為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也。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也。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專言草木禽獸。極其大。

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

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



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  
 小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  
 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息是直說  
 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衷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民之秉彝○**劉子所**  
**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諡  
 也成子受賑於社不敬賑市井反宜社之肉也○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  
**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  
 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  
 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入安排也安

排著則不中矣○**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附纂黃氏洵饒曰一原指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諡理也○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問降衷秉彝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



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彝而言秉何也。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為性。○諸先生說這道理。邵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入之

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彝。言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



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

未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

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玉溪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

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

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

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

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

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附纂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之講論之

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格物致知之條目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

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

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

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為

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



困勉錄曰。真氏以知所當然為知性。知所以然為知天。恐難如此分。知性知天有淺深乎。

容已者是指入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入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

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

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溪盧氏曰。極

即至善之謂。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

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

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新安陳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乎

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

歸則不合者鮮矣。上聲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

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

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



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纂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言其眾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附纂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即存心以致。

知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附纂黃氏洵饒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然措其心於文字言



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  
 學設淫邪道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  
 之實學其亦誤矣問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真宜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

呂晚村曰誠意正心脩身皆所以扞禦外物也正爲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扞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扞禦且以爲王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扞禦而實非扞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誨皆猖狂傲悍日鶩

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辨格致之工夫也且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則明德明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溫公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又有推其說者采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



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扞禦不謬耳。若既能扞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

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力之反。正作釐。差耳。問飲

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虛驕。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存疑問傳習錄曰。格物如孟子大



全其本體之正。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依其說是言人心於義理本自自得，初無欠缺，只是被私意障礙，故失之。格去私意之障，則其知自在，初不用去讀書窮理，其說不亦簡易直截乎？曰：知雖人心所本有，然欲知到極至處，亦難。天下義理無窮，其中許多曲折，又有似是而非者，必欲所知全盡而不偏，皆是而無非，惟大聖然後能之。下此皆未免有不滿入意處，如以夷惠伊尹之聖，不免有偏，亦是知有未至耳。所以說其中非爾力，彼三子者，何曾有私意障礙，然其知尚有未盡，何也？今以孝言之，如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終能踰親於道，而為大孝。若申生則不然，就殺其身，以彰親過，其視舜為何如也？亦緣知有未至，爾他豈有私意障礙，然其知不如舜，何也？又如曾子襲裘

而弔，以子游褻裘為非禮，及主人祖括髮，子游襲裘而入，曾子始悟，已之非是。曾子所見，不如子游也。曾子豈有私意障礙，然而知不如子游，何也？然則知在入豈不甚難，所以聖賢立教，拳拳欲人去講學窮理，正為此等處難明，欲明之，爾若謂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不待講學，則三子何以有偏，申生何以陷其親於過，曾子何以猶有襲裘而弔之失，則其說之謬，不亦了然乎？且大學工夫，是接小學去，格物致知，又是大學始事。人生十五歲以前，皆是童蒙時節，固難責以講學窮理之事。到十五歲入大學時，聰明始開，正好講學窮理，開發充廣其聰明，乃舍此不教，只教他去勝私復理，則講學工夫，又當在何時？用大學之教，明德新民兩事，分為八目，許多詳密，豈得於此緊關大節目，乃獨遺之，而傳說所謂學於古訓，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學之不講，是吾憂教小子學詩，教伯魚為周南召南，孟子所謂博學詳說，果何為也？又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事人生自八歲入小學，至十五



入大學教養許多年其不可成者已遣歸農其可成者此是聖賢胚模亦已成了似無十分不好底意思可以障礙其良知者聖賢首教乃又創此一目以教入豈非牀上疊牀樓上架樓耶○又曰陽明之為此說其意為何曰彼錯認程朱格物之旨又惡其說之拘已故別為一種簡易之說以易之以為無事勤求而可坐得本心之妙當世之士與之同病者遂羣然和之以為真聖賢復出也如何曰彼見程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錯認做口耳記誦之學又以為預先講求要去應變又以為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已原不相干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古之聖賢為格物窮理之學是欲深造自得以為反身而誠之地爾觀程子之言則曰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朱子之言則曰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無非身心切要之學也是豈徒事口耳記誦亦豈預先講求在此欲去應變及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已原不相干也夫道理無窮盡古先聖賢所以惟日孜孜斃而後已者正為此以孔子之聖猶好古敏求學無常師其言自十

五志學至六十耳順猶以漸而進中間直是無時放下其告子路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教人則如此程朱之所從事便是如此看他平生所立操持點簡終日孜孜纖毫不肯放過其講求義理較勘毫分終日孜孜有至死而後已者如朱子易簣以前猶解大學誠意章可見也今之為師者既無聖賢那等著實工夫其徒之相和者數語相投就欲做顏曾高弟彼見聖賢之所為豈但若登天之難有萬不可幾及之患其法度之嚴密有若桎梏縲緲之拘執而不可便者故立箇簡截之說以易之曰程朱之所說所事者皆口耳之禱孔孟之所學原不是如此是不但誣程朱并孔孟而厚誣之也○又曰陽明之說亦有所本乎曰彼竊佛氏之說以解經不知與吾儒不合也何以言之夫佛氏不知性之為理以心之知覺當之更不去理上尋究只就心上用功謂心本神通明覺周徧十方惟為塵垢障蔽故昏迷淪溺絕去塵垢則神通明覺之體復全於我故其偈曰心縛於境界智隨習氣轉無有所及勝平等智慧生



其意可見也。曰本覺曰真識曰明妙元心。皆其所謂性也。曰煩惱障曰智障曰法障業障。皆其所謂害性也。曰斷諸種障。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曰立三漸次。方得除滅。皆其所脩行也。陽明所謂良知。卽佛氏之本覺。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也。所謂私意障。礙卽佛氏之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卽佛氏之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也。所謂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卽佛氏之去妄識為真識也。陽明竊此以解格物致知。自謂簡易玄妙。不若程朱之瑣細繁難矣。不知佛氏之還本覺。止於登涅槃。成阿羅漢。歸如來藏而已矣。天地間許多事物。都拋了。不管。故就他偏做去。亦得。大學格物致知之後。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在。若不窮理格物。精義入神。以求致用。只去勝私復理。不知胸中空空洞洞。於先王經綸妙用如何。可以辦齊治平之事。否也。以忠孝言之。佛氏遺棄君親。使遇瞽瞍獻公之父。衛輒之君。他都不管了。是非疑似置之不講。可也。儒者

之道。正在倫理上用功。君親尤其大者。若不講明。只管勝私復理。得無申生季路之誤乎。所以其說與吾儒之學不合者此也。○又曰。陽明謂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謂知行合一。行過然後知。是皆得之於佛也。何以言之。佛氏於聞見知覺。恐其染著。謂必欲離之。然後可入道。故楞嚴經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蓋佛氏所貴。在無上妙覺。以聞見強記為第二義。陽明有得於此。故遂妄意高妙。把聖賢所說聞見講學處。皆做知之次。不為真知。而引女以子為多學。而識非也。子一以貫之為證。謂一以貫之。便是致良知。至博文明善。惟精之類。更他不得者。又都拘作行說。又謂知行合一。行矣。然後知。把自古聖賢所說知。如一事都掃抹了。總是溺於佛之說。只恐粘著見聞。故始。豈能一時就貫得。亦須費許多工夫。然後能到此田地。多學而識之類。正是許多工夫也。若一貫是致良知。則聖人設教。何不諸門人皆教之。而獨語曾子。



大學大全 卷之三  
如。今。學。者。都。不。教。之。讀。書。講。學。就。使。他。一。以。貫。之。不。知。能。貫。否。也。立。說。差。異。一。至。於。此。可。怪。可。怪。○。又。曰。問。陽。明。之。學。與。陸。象。山。如。何。曰。陽。明。本。是。學。象。山。其。言。亦。有。祖。他。處。如。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即。象。山。拘。攝。得。精。神。在。此。自。能。惻。隱。自。能。羞。惡。之。說。也。但。二。人。絕。不。同。象。山。天。資。甚。高。見。道。理。最。易。只。是。合。下。便。欲。做。聖。人。更。不。去。做。下。學。工。夫。蔡。虛。齋。謂。其。助。長。是。也。其。見。道。理。多。不。仔。細。又。有。誤。處。亦。有。故。矣。又。以。已。去。律。人。說。人。人。都。有。這。道。理。亦。皆。能。之。不。欲。人。做。下。學。工。夫。朱。子。謂。其。不。知。有。氣。稟。之。性。是。也。謂。之。曰。禪。者。特。以。此。處。近。於。禪。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說。爾。未。嘗。竊。以。爲。用。也。若。陽。明。則。全。是。竊。禪。家。之。說。來。用。却。又。露。出。本。相。如。所。謂。良。知。即。楞。嚴。經。之。本。覺。心。之。良。知。無。障。礙。即。楞。伽。經。之。智。者。無。障。礙。相。是。也。象。山。所。說。雖。有。不。仔。細。處。却。無。大。差。異。驚。人。陽。明。則。大。差。異。驚。人。如。以。格。物。爲。去。私。意。謂。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似。此。之。類。象。山。何。曾。有。此。等。說。話。愚。看。象。山。語。錄。便。暢。快。朱。

子稱其會說其精神能感發人誠是也看傳習錄便不樂亦其說多差異不通爾但不知人多尊信之何與○又曰問陽明日文公大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不無畫蛇添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十有五年不可成者已遣歸農其可成而入大學者此時持敬工夫已熟所以收其放心涵養本原以爲窮理格物之地者固已素定初非茫茫蕩蕩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也朱子之所添是爲過與不及從事於小學者教之由此以爲格物窮理之地固非前輩將箇緊要的字落了而待千餘年人來補出也乃以是而議朱子寧不爲所笑乎誠



與敬自有分。謂以誠意為主。則不消添敬字。是以誠當敬。固不是。且經文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是意誠工夫。又後格物一步也。既以格物為去私。意則當物格時。私意已無了。又何須再去。誠意再。毋自欺。慎獨。許大工夫。得無疊床重屋耶。若謂格物。即是誠意。又不應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分做三節。中間又用箇而后字。果如其說。則後面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與此一類也。亦將謂齊家即是治國。平天下耶。可謂室礙不通之甚矣。又敬該動靜徹終始八條。目不言敬。而敬自無不該。今以誠意當敬。則敬列於八條。目而為一目。不能貫通乎上下矣。又可通乎中庸一書。通篇言誠。不一而足。固無待於補。先儒亦未嘗補之也。焉得為此語哉。陽明之言。句句有病。此類甚多。予不能盡辨也。

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

份按此條。乃博學於文章語。類所謂兩途理會。兩下用功。云云。與此處本文無涉。不宜採用也。

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聲。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 芳服反。亦作覆。後凡言反復音同。

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



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

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

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

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

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

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上聲之變則天地山

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

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

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

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

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

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

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

而觸樞玉反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

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

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

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

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



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平。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及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

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音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



之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

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當作聞。喪去聲。於夫子乎。喪謂失位去國。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失位去國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又有以爲物物

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

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

仲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

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

以見其從。七恭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宋子曰身

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倚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

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

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

極好。而曰知乃可精。更有局促氣象。他須要就這裏

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

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

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

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

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

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

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

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

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

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

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

頃刻去。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

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

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

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

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



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曾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也。

聞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朱子之師。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

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

口舌爭也。

格庵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

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曰：然則

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

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真

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

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涉力反。此正爲去聲己爲人



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

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

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同善而

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惡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體

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

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費莫中

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麤而不能

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

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

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

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

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

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惡惡

便是不真實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

好真惡之功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

份按入受得此理以為善善字當作性字份按雖分明有好善之心句疑脫惡惡二字



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去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其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日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

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懶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一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



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聲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

份按欲與太子為姬姬字乃妃字之訛景帝心術之術字乃嫌字之訛又陰使人趣大

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做此○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賺口筆反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晉霸以來功未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姬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



臣又字衍文大臣奏事案誅大臣一臣字俱行字之訛文曰文字乃畢字之訛宜號為皇后號字乃立字之訛

困勉錄曰蒙引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言此似未是蓋正心工夫原兼動靜此傳所以專主動言者以動時工夫尤切耳非謂

靜時便無工夫也朱氏公遷說最妙不然中庸何以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乎雖或問亦云未感之時無得失之可議亦謂無應物之得失可議耳豈可便泥為無失乎又曰靜時之失一則懼其為異端之寂滅一則懼其為眾人之冥頑○份按或問謂未感之際至虛至靜無得失之可議雲峰謂心之體無不正微卷程氏謂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蒙引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其說皆同愚觀中庸或問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謂靜不知存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答林擇之書謂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

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賺栗姬刃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臣奏事文日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朱子曰字有同

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恩亦同此義 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

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

一心湛丈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

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真體乃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偽者也而喜怒

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

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

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

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

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

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



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語類又論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謂此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砍不開由此言之則常人於未發時其不能皆得其正也明矣蓋意誠而后所謂靜存之功必已做到其於物欲已不為所溺則未發時固無不正若常人之情或氣質昏濁昧於天理都無主宰而塊然如頑石彼其寂然之頃雖尚未偏於喜怒哀樂乃朱子所謂未發之不中者安得云氣不用事而無不正之可言乎傳文所以專言心之用不正者以動時病痛尤大工夫尤切非謂靜時未嘗不正更無工夫也

份按或問所謂鑑空衡平真體之本然及隨物賦形用之所不能無乃是皆指吾心太極本然之全體大用惟有此本領所以未發已發其心皆無不正真氏則以未發時鑑空衡平之體為吾心太極真體之本然故困勉錄謂之為謬

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哀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

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說矣○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徽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之而后正夫有不正而后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日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



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脩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脩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

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蒙引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卽或問分爲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爲靜存工夫。而不



份按視不見三句。據或問俱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或又主不能辨其是非可否說。愚觀朱子云才知覺義理便在此雙峰饒氏云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夫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是就知覺言也。其曰不能辨其是非可否云者。是就義理言也。必兼此二說。而由粗側說到精。乃為斟酌盡善。

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矣。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平聲希矣。所引二句乃杜子美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惡好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



以勝其情愛

尼質反

比鼻之私

而能有以齊之哉

此溪

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格菴趙氏曰闔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

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

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

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

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

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

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

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

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

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

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入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

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

也○曰親愛賤

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教惰則凶德

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

份按語類則身無事乎脩也下更有云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入明明德又為格物以下事且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愚謂此數語更可見斷而又連意不宜刪



去

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  
 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  
 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  
 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  
 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  
 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  
 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  
 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  
 又况此章之旨乃為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

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  
 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  
 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  
 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  
 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  
 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扶音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  
 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

份按康誥節章句舊本云此  
 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  
 使眾亦猶是也文公謂此節  
 只說動化未說推故改之愚



又按文集汪長孺謂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非指名齊家之人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其意頗疑或問之說爲未當朱子答書謂此說甚善得之甚快又謂此問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意者其後商確既定故章句則改爲全本而或問終未及改定歟

上。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朱子曰。惟德罔小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効。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察也。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



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王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怨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怨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

人而怨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



大學大全 卷一  
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  
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公人雖至  
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  
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  
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  
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  
是己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  
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

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  
平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  
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中庸以人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  
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  
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  
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音鄧音暉音委音粉音不能力陳大義以  
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  
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



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鄧曄傳郭皇后廢而廢曄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曄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此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己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己便己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入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

份按忠恕如形影然相離不得今盧氏乃以分屬明新謬矣

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己愛己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入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是盡己之忠即是推之以及於入是推己之恕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入下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入言下章以愛入言義各有攸當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脩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



也夫扶音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音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預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之也。新安陳氏曰老老長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蹈有以倡尺亮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繫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曰：何以言繫之為度？待洛反也。曰：此莊子所謂繫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繫大者也。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註繫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繫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反而強訓以挈。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繫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繫矩者也。夫音為天下國家而



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  
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  
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  
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物  
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  
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  
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菴趙氏曰天  
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  
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  
克已則以一心為衆人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  
之心而盡絜矩之道

莫音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而

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

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

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之所為亦將何所不

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

份按為令字原文作都尉

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高為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  
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  
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即申屠也相告言罪勝屠公  
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  
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  
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  
好下佞已此一反也



怒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託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

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食允反。二者皆兵器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怒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怒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所當後而為末者怒也。然則君子



之學可不謹其序哉

朱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

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

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

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

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

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附纂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子

而齊其家其家聲下同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

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

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待洛反物舉

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

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

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格菴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為廣博周遍

之地治內者疎畧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曰所謂民之父母者

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

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



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  
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  
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亦父母之矣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

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卽國語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去聲下同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同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

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下惡人其惡善

惡並同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

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

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然又念夫扶音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洛音之情則一今

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

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

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魍抽知反魅音媚



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狀  
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  
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  
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遊之爲屏。必正反何下同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  
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遊，則其證也。曰：仁人之  
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  
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  
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

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  
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  
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肯  
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  
等字，旣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  
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  
見矣。曰：好善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  
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  
是以前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



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  
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  
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存疑或問曰君子之  
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  
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  
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忠信得  
大道之說也又曰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  
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  
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旁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  
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  
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云云此忠信得  
大道之說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言

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洪  
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子貢問政而夫子告  
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  
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  
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  
崇本節用。崇本生之眾為之疾也有國之常政。所以  
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  
呂說已見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  
章句中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



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

古外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

百姓罷敝罷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斂之而供軍盡財置力盡○曰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

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

賈音古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

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

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

份按或問於上好仁節從仁者以財發身說來遂逐庫府庫財句為問可見此節之意只是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

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

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

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

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

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

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

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在外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



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為今師旅方殷  
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  
缺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  
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

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計六反養以為利者也既

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

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

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

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曰茹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

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讐售也謂食祿  
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

曰夫天亦有所分去聲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  
生物賦予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

有上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  
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

於力不勤於末謂工商之業是亦  
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聚斂之臣剝民之

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

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葛反寧亡己之財

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

其不仁事詳見論語  
公治長篇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

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

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



陳氏曰織蒲亦儉矣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楮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於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况剝民力以自富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僭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

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曰此其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

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慎矜朱子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

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宇文融辯給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



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  
 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崑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  
 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蓋  
 識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  
 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  
 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為秘書少監卒○裴  
 延齡唐德宗朝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  
 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制下附上肆騁譎怪時  
 人側目及死人用以陸公名贊字故陸宣公之言曰敬興蘇州嘉  
 相安惟帝悼不已興人事唐德宗諡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  
 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秦醉而根柢蹙居月  
 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諡正  
 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

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  
 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  
 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趙氏  
 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為長策以摛克為善謀唯  
 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  
 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蓄害並至匪一  
 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  
 入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  
 如司馬公關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  
 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  
 有以言利媒入主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二君  
 子之言察之○玉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  
 只在遇人欲以存天理其論  
 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



所更

平聲下同

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

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

並去聲

義利之

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

扶又反

更

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

去聲

見

形旬反下同

層出有

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脉

絡貫通而丁寧友復為

去聲

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

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

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

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



